

## 夢想的力量

轉載自 21 世紀經濟報導 (2013-09-18)

### 小疼

**核心提示：**從上世紀末開始，文諾的影響逐步躍出印度，他的名字漸漸為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社會運動界所熟知。

9 月 6 日，六歲的兒子開學了。他進入的是劍橋區的馬丁·路德·金小學。此前一周的 8 月 28 日，正值《我有一個夢想》發表 50 周年；儘管金的長子在紀念大會上說，「父親的夢想並沒實現」，但當我每天看到各種膚色的孩子們在金小學裡一起學習與嬉戲，還是由衷感念金的抗爭和犧牲。

在印度，每一個沒有因為貧困而失學的孩子也應該記得他們自己的「金」——文諾·瑞納 (Vinod Raina)。文諾本是德里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，在學院體制內擁有傲人的學術聲譽和頭銜，但 1982 年他卻毅然辭去教職，全身心投入到了民間運動中。30 年來，文諾從未間斷為印度全體兒童免費義務教育奔走呼告。即使在所有人都絕望的時候，文諾仍以他的堅韌和樂觀尋求突破，探索可能。雖然是印度當下最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和民間教育家，但文諾從來無法被妖魔化；因為他溫良謙恭，從不想成為 Super Icon。他只是不停地奔走，既深入底層，動員民眾，又積極與政府協商，介入現實政策的制定。2011 年，當官方宣佈印度小學入學率高達 98% 的時候，文諾卻通過調研發現實際入學率只有 57%，他清醒地率領同仁繼續為全體兒童的 Right To Education (RTE) 奮鬥。對於文諾而言，只要有一個孩子受教育的權利未獲得保護，抗爭就不會停止。當然，文諾的教育理想遠不止這麼簡單。他和妻子 Anita Rampal (德里大學物理學博士、教育系教授) 近年都致力於印度民眾 (包括兒童) 的另類教育，他創辦或參與創辦的 Eklavy、AIPSN 和 BGVS 等印度 NGO 組織，全都是以前廣泛動員民眾參與尋找另類道路實踐為己

任。這些組織並非知識份子實現啟蒙「使命」的工具，而是一個充滿聯動性的網路。在這些可以 切換（無形/有形）組織形態的空間中，「從人民中來——到人民中去」的理想互動真正有效地進行著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文諾是印度的「副司令馬科斯」。

從上世紀末開始，文諾的影響逐步躍出印度，他的名字漸漸為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社會運動界所熟知。他是「亞洲另類實踐」（ARENA）的前主席，「世界社會論壇」（WSF）國際委員會現任成員之一。亞非拉等許許多多的城鎮村落都曾見他的身影。如我一樣的後輩，曾經在 South South Forum 和 ARENA 等論壇多次聆聽他關於可持續發展、世界糧食問題的深入思考，他對現代科技、主流現代性的批判；曾經切身感受到他對未來的信心，對理想的執著，以及他待人的平和溫雅。

9月12日，我收到郵件，與癌症抗爭了三年多的文諾辭世。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兒子。他說，是像金一樣被暗殺了嗎？我說，不是，爺爺是安靜地離開的。孩子似乎鬆了一口氣，因為他很喜歡文諾，去年冬天 ARENA 在曼谷開會的時候，文諾常帶他做遊戲。每一個跟文諾在一起的孩子，都會感到他發自內心的愛。於是，我以我和兒子的名義共同回信悼念文諾。這一周來自十幾個國家的學者以及社會活動家都紛紛留言懷念文諾，印度的朋友們也將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，雖然大家都明白，文諾再也無法看到這些，但是大家仍然要選擇某種方式化悲痛為力量，點燃文諾留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的小火苗，繼續思考，繼續實踐。